



禁制的記號

著者 盧黃 主編 華南

空軍文學叢書第一種
丁布夫 主編
中國的空軍出版社

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

丁布夫主編

空軍文學叢書

第一種

光榮的紀錄

每冊實價 角

著者 丁布夫 黃震遐

印行者 『中國的空軍』出版社

成都郵箱廿四號

版權所有
不許翻印

自序

日本爲了污蔑中國，欺蒙世界，每年不知要花多少錢，不知要養多少「膏藥家」。可是我們過去對於「宣傳戰」太不注意，在宣傳兵力劣勢之下，我們讓敵人不斷污蔑。國際對我們太隔膜。國人對自己也不了解。

這種情形固然不止關於空軍方面如此，但因為我們的空軍歷史短暫，中國的航空常識又不普遍，所以敵人和漢奸對我空軍的謠言，特別收到它的反宣傳的效果。

這種現象，在「七七」事變以至「八一三」杭戰前後，暴露得非常的明顯，許許多多似是而非的關於我空軍方面的謠言，真是不一而足。

當此之時，國際對中國的空軍懷疑，同胞對自己的空軍缺少信任，中

國空軍建築在這種否定的情感上，真是一個危險！

自

中國空軍在「八一四」參戰之後，雖然以血和鐵來作雄辯，把日本的空軍打得落花流水，可是對於空戰詳實的記載，描寫，付之缺如，許許多多英勇無比的空中英雄空中勇士的壯烈史績，猶不爲人所詳知深信。許許多多敢作敢爲的戰地記者，普遍深入各陸軍作戰部隊，向世界報導我陸軍健兒的悲壯戰績，而因種種的關係，空軍戰士的「誓死不退」的精神，却少有周詳的昭彰。

序

抗日戰事進到保衛大武漢階段，我和黃震遐先生會與漢口，大家都感到有這種必要——創造一種「空軍文學」用來報導空戰實況和鼓舞航空的狂熱。結果，我們總算獲得文化界的哺育，和全國讀者的好評。

這本集子的文字便是我和震遐先生的幾個「空軍文學」的創作，現在

光榮的紀錄

把它集起來，出一個小冊。我們固不敢說它有什麼了不起的價值，但可以說的是如承認有「空軍文學」這東西，則這小集子，可以說是「空軍文學」的「創造集」了。

「我覺得這一年來的新文學中，最出色的是空軍文學。當然從前在亭子間裏，現在在天空中，居移氣養移體，吐屬自是不同，而空軍的環境，可以說事事都是新奇，都是可以驚異的，所以激盪出來的文字，比人家的不一樣。不過在我的直覺上，似乎靈敏方面多，空闊方面少，我還希望將八千尺高空的靈性，再用加速度的發展……多給國民以偉大包容的氣象，把我們固有的界限，磨擦等習氣，掃除了。」以上是蔣百里先生在漢口大公報星期論上所寫的一段，我這裡錄下來作這本小冊的序罷。

丁布夫 一九三九年十月於成都

光榮的「一二八」

四

——武漢第一次空戰大捷記——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八日午后一時頃，前方二千里的戰線正在流血，光華燦爛的早春之艷陽晒在大武漢的頭上，當是時也，英雄而年青的空軍「志航」大隊全體戰士們，在祖國美麗的青天之上，和侵略我土地殘殺我同胞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空軍強盜們，機對機，槍對槍，呼號壯烈，在一百五十萬愛國市民焦急期望的視界中猛烈的碰上了！這場自八一三來所未曾有的惡戰的結果，我們當場加給日本強盜們以慘重的打擊。在十二分鐘之內，擊落敵機十二架，為民族爭光，為抗戰盡粹，為千萬死難同胞呼出一口大冤氣！這是年青的空軍龐

光榮的紀錄

大勝利的破曉，英雄的「志航」大隊永垂不朽的奇勳。

但勝利不是僥倖換來的，白熱的興奮過去後，悲涼的感慨便跟隨而來！我們那位英勇豪俠的青年大隊長——李桂丹同志（保持擊落敵機八架紀錄）鵬程天逝，永不再飛了，爲個人計，李大隊長雖是償了生平宿願，男兒死得壯烈。爲國家民族和抗戰前途計，終是一個悲哀永恆的損失。

青年戰士的熱血飄揚在大武漢青空，滴落在祖國的大地。英雄的「二一八」悲沉的「二一八」啊！四萬萬五千萬人仰望天空，爲青年將士一洒哽咽感激的熱淚。犧牲的「二一八」，壯烈的「二一八」，永遠成爲寇方空軍之「喪節」的「二一八」，××大隊的「二一八」啊！我們永遠紀念中國的翼陣，領空的長城！

（一）侵略者之大羣

「二一八」之晨，在清冷的長江上空，一堆堆，一点点，高空中的發動聲漸逼漸近，剎那之間，發現多數的敵機溯江而上，向西方飛去。不久，又是一批，二批，多數敵人的機羣，全向西方武漢、重慶、衡陽的三角地帶上去活動。從四時到九時，整個贛鄂皖三省的上空，都發現高空中敵機沉重鬱悶的發動機聲。這是一種異樣的空中徵候，證明敵方已開在空中的總攻勢，要給我們一個措手不及的打擊了。

果然，在多數小羣的機動掩護之下，主力出動了。十時頃，先從南京方面飛起十四架重轟炸機來，不久蕪湖和南京方面的『九六』式驅逐機的翼陣，亦巢傾而出，這批侵略者的敵機，起先還是分散的，到了江西上空時，便凝成一個三十八機的大集團，馬達一齊狂吼，風馳電掣，向武漢

撲擊而來。

這是敵方空軍戰畧的奇襲！過去多次空戰，吃虧已不少。這非給我們一個大破壞不可，非給傲慢的支那人一頓痛懲不可。

鳴——鳴——鳴，大武漢悲沉的警報響了起來，人民到處奔避，天是青青的，二千米達上蓋了一片淡白的稀疎的捲層雲；大武漢全市蜷伏在此青空之下，但見萬物如海，全市死寂，就像全是防禦似地，戰慄於敵機的大批炸彈之下。

（二）「志航」大隊

午后一時，大武漢好像已經死去。分爲好幾層的敵方飛機，漸飛漸近，在他們最先頭的，已望見遠處的飛機墜了，但後面的還沒有跟上來。敵機的行車長徑，頗爲疎散。

就在此剎那之間，整個武漢機場的發動機聲，忽如春雷暴發，萬馬奔騰，像流星般，炮彈般，一架架新銳的驅逐機騰空躍起，一直撞進侵略者凌散的翼陣裏去。

×××隊和×××隊的鐵翼，在數分鐘內，便佈滿武漢的上空。給與侵略者以意想不到的雄厚的抗力。而在此最前的一機，機座裏坐着那位青年戰士，也就是李桂丹——李大隊長。

同時，從北面另一方向飛來的×××隊——最先頭一機裏坐着青年的呂基淳，亦從後方兜圍上去，衝散敵機的陣容。整個×××大隊，過去已經有六十架紀錄的「志航」大隊的全體戰士，陡然出現在驚慌失措的敵空軍面前，上下，左右，後方。一轉瞬間，將全體敵機，包圍在一百挺機關槍的火流裏。

敵軍戰略奇襲的計劃，被我軍戰畧奇襲的動作粉碎了。

(三)以六當九

李大隊長帶着最先起飛的六機，在二千米的上空，和敵機遭遇了。敵方是九架「九六式」的驅逐機，從側上方襲來，一障交戰的火流，雙方都衝散。變成凶猛個別的一纏鬥，馮汝和得到好機會和好角度，在五分鐘之內，便射落兩架，追縱着他們螺旋滾下。同時張明生亦射落一架，鄭副隊長的坐機在多數敵機攻擊下，成了「尾旋」，非常危殆。王怡不知去向。張光明被三架敵機圍攻，敵機的速率很快，很敏活。裏面坐着鬼臉的蝦夷削子手。左轉右上，終脫離不出敵機的包圍。陡然之間，他立志了：「和敵機同歸於盡！」在離地五十米的手鉤一髮中，一個猛烈的翻身，迅速的抬頭，把前面的敵機罩在曳光彈的火流中。咬牙切齒，儘管猛追猛射。

光榮的二一八

完全不顧後面的敵人命中他飛機二十九粒子彈！這樣三機連串的追射，直殺得天昏地暗，前面的敵機受不住鞭打，一拉，遠颺了。張光明再一個翻身，向後面的飛機「各個擊破」，一陣火流，敵機又馬上逃走。回過頭來一望，沒有僚機，沒有大隊長，長空一碧，慢慢飛回——不知他已經是戰得最苦最耐久的殿軍。

（四）嗚呼，大隊長

大隊長不見了！

這六機，做了犧牲部隊，做了血的前衛。大隊長在那裏呢？大隊長回長白山了，祖國的青天是那麼崇高、祖國的山河是那麼美麗。大隊長啊，希望你趕快從冷然的高空飛回，共同俯瞰高粱大豆的失地吧，大隊長啊，你何不歸來？地面多少同志候你歸來！

(五) 痛擊

當×××隊和大隊長在機場上空遭難的一瞬間，×××隊和×××隊的主力把敵人粉碎了。由於一小部的犧牲，我們的主力把敵人夾在凶猛的火流中，劉志漢的機關槍是一串無間的怒火，格格格格格格，敵方最精銳的一架冒出紅火來，跟着是焦煙——火龍——觸地而粉碎！敵機還多，又迫圍過來，一粒不幸的彈子把劉隊長坐機的要害部射中了。『留此一命，再為殺敵用。』轉瞬間，劉隊長已懸掛在保險傘之下，向地壳飄墜下來，敵機追蹤不捨，還在繼續的射，射、感千的子彈在他身邊掠過——但他現在還笑着坐在那裏。

董明德的×××隊與敵人纏鬥正酣，陡然從北方來的×××隊亦加入戰鬥，這一下，大隊集中了，敵人的「九六式」驅逐機再也支持不下，一

面抵抗，一面企圖擺脫。一部份戰士又捨去敵人的驅逐機，專來對付敵人的「大牛」。轟的一聲，一架，兩架大轟炸機從空中沉沒了。帶着牠的人員，他的「千人針」，牠的炸彈，和牠很毒的畜性，一齊消滅於大地。

格格格格格格，劉宗武擊落一架，趙茂生一架，信壽巽一架，格格格格格格，楊孤帆一架，吳鼎臣一架，烟，火，血花，自從「八一三」戰事發生以來，敵人號稱精銳的「九六式」驅逐機從未受過這樣無憐憫的痛擊。這樣傷心慘目的慘敗。

我們這邊損失了呂隊長基淳 也是最英勇最有希望的一員。

(六)以一當五

王玉琨現在躺在醫院裏，天真地笑着，還要倒茶給客人吃。但他昨天曾和五架敵機拚命過。

第一架被他射中，成了凶猛的『尾旋』。第二架被他把整個油箱打掉，油像水龍頭般噴出。轟的一聲、燒着了。但接連又有一架，兩架，三架。他陷於和張明生一樣的困境。發動機上中彈時的聲音，有些像雹子。方向舵打壞、機頭沉重起來，成了可惡的『尾旋』，這是無救的。滾滾滾風聲槍聲，天旋地轉，心裏還明白，敵機正跟着下來，跳傘？獸性的敵人不會放鬆的。猛烈一拉，方向舵還有作用，平衡了却不能轉彎。側着滑落在地上，機身翻了過來，把他蓋着。三架敵機馬上趕到，機關槍像撒豆一般要結果他，他躲在發動機下，敵機過去了。他昏迷——到醫院床上，現在笑着倒茶給客吃。

(七)大勝之後

血戰的經過，不過十二分鐘。敵人損失了十架精銳的驅逐機，兩架重

光榮的二一八

轟炸機，殘餘的敵機，簡直是雁不成行，零零落落地逃走。有好多架遍身穿洞，搖搖擺擺的向東飛去。到南京蕪湖還有數小時，沿途儘有不測的風浪。依照常識判斷，怕還有一半的殘敵要落在江西安徽的境界，由當地軍民慢慢發現吧。如這判斷是正確的，那「志航」大隊就已打得他全軍覆沒！

十二分鐘前，三十八架敵機是抱着殲滅的決心來的。十二分鐘後，他們被「志航」大隊殲滅了！我告訴人們一個祕密，當半年前，掃蕩東線上空「志航」大隊，曾於六天之內，擊落敵機六十架，目前，在「二一八」，便仍是這同一「志航」大隊，在十二分鐘內，擊落敵機十架。可說一部歐戰史，無此「奇蹟」可尋。

「志航」大隊不常戰，而戰必勝，非勝不戰，他們是算橋的學生，鐵

的紀律和政治教育下的化合產品，全國沙裏淘金一般選出來的健全青年，中國最英勇的一個空軍的軍官團。

今天，「志航」大隊又不知何處去了，可以測知的，僅是他們許又在辛勞，又在盡粹，也許又在爲中華民族前途而犧牲。

今後，在他們長勝的翼陣之前，將有一道光芒、在永恆的牽引，誘導着他們，爲民族先驅，爲空軍前衛，向青天而進、抗戰前途而進吧。這一道光芒，便是李桂丹不死的精神。

遺留在他們後面的，是「二一八」——中國歷史最新最雄壯的一頁。

黃震遐 廿七年「二一八」日於武漢